

金文最

第二函
第八冊

金文最卷三十四目錄

碑

修德觀問道碑

貞元三年

劉文饒

威縣建廟學碑

正隆元年

傅慎徽

京兆府重修府學碑

正隆二年

李卓

磁州武安縣鼓山常樂寺重修三世佛殿碑

正隆三年

胡礪

東鎮廟修瓦殿碑

正隆四年

劉名缺

重修古賢寺彌勒碑

正隆四年

趙安時

重修真澤二仙祠碑

趙安時

重立泰甯宮碑

正隆四年

喬逢辰

重修天龍寺碑

正隆四年

智允迪

漁陽重修宣聖廟碑

見文雅
以上原列卷六十七

施宜生

英濟侯感應碑

大定二年

史純

敕賜福勝院碑

大定三年

李傑

龍巖寺碑

大定三年

趙安上

單州成武縣南魯村廣巖院碑

大定三年

朱阜亨

清河縣重修廟學碑

大定五年

王堪

敕賜興國寺碑

大定五年

奚牟

郝修泉池碑

大定五年

李綸

興中府尹銀青改建三學寺及供給道糧千人邑碑

大定七年

年

韓長嗣

重修北極觀碑

大定八年

鈕名闕

新鄉縣重修廟學碑

大定八年
以上原列卷六十八

李詠

金文最卷三十四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碑

修德觀問道碑

貞元三年

劉文饒

南華真經云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又云黃帝將見大阪於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按圖考之密縣東南有大隗山大隗之西有具茨山又南有襄城遇牧馬童子其在斯乎大隗東北有廣成廣成隱居之地大隗亦謂之崆峒見廣成子其在斯乎襄城西北有古觀廢基謂之鵬崖觀蓋遇牧馬童子之處也廣成西有修德觀蓋見廣成子之處也而俗言唐季移鵬崖觀於此者其言無據鄭古有熊之國黃帝所都其見廣成子宜其往返不一莊氏之云隨其所遇而言之或謂黃帝都涿鹿西至崆峒而史遷謂其遷徙往來無常處謂此也然世之言莊子者皆曰寓言觀此豈虛言哉黃帝當神農氏衰諸侯

相侵暴虐百姓黃帝修德治兵教熊羆貔貅虎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不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甯居舉風后力牧以爲相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然後萬國和雖云景雲之應土德之瑞其分於道亦已遠矣是以廣成子於其閒欲養民人以遂羣生乃告以自爾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翦翦者奚足與語至道及其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茆閒居三月問治身可以長久然後蹶然稱善告以無勞女形無搖女精可以長生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吾形未嘗衰眾人皆死而我獨存黃帝於是且戰且學仙迎日推策三百八十年接萬靈於明庭采首山之銅鑄鼎荆山鼎成而龍下迎黃帝跨之仙登於天從之昇者七十餘人嗚呼無廣成之問其殆矣乎修德觀在崇崖絕壁之上前瞰大隗東望廣成黃帝之跡皎然在目廣成之言厯然在耳苟卽其至道而有得者修之旣修之又修之而不已德之同乎初則廣成子之獨存黃

帝之仙登將神遇而形接然後知莊氏之言豈皆寓言而爲誇誕者耶觀有道眾七人棲形巖谷樂志林泉修養之外奉事上真力勤意篤玉皇三境殿宇肅清念問道之跡不彰人徒以爲鵬崖之觀移而置之殊不知事跡不同觀亦異焉由是慨然發憤卽堂立黃帝問道之像繪遇牧馬童子與昇仙之像於其壁使人知其所由與像成求余爲記余旣爲之辨又告以黃帝見廣成子問答之意與黃帝所登仙之道使知莊氏之言不虛人皆可以長生云爾

河南通志

威縣建廟學碑

正隆元年

傅慎徽

民受五常之性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謂之俗風本乎天地所稟然可以移俗繫乎君上所爲然可以易孔子所謂移風易俗云者由上之人觀民設教示之以好惡一之以中和使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然後道德一而風俗同教化行而習俗美矣故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

推君之治而濟之民者守令也凡爲守令者民事有大小政令有先後莫大於化民莫先於興學是以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天子有太學士修於家而后升於鄉修於鄉而后升於國修於國而后達於天子凡朝廷禮樂政刑之事皆在於學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術苟不可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故其陶冶之效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賢才不可勝用堯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際是也故其眾職修萬務舉尊至於論道經邦之臣卑至於府史胥徒之屬莫不得其人雖微賤免冑之武夫莫不好德可以爲干城況在位者乎良由教養有方知民事之大小政令之先后而已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所謂先進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時仕進者也所謂後進者孔子之時仕進者也先進之於禮樂并田野之人教之後進之於禮樂止教好善君子而已教野人者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自天子至於庶人自

朝廷至於四海莫不以教而化之使其循於五教而不失其中是能盡人之性而后盡物之性者也雖四海之野人莫不被聖人禮樂之化故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成康之時刑措不用是其效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踵武諸聖而教天下之野人使各盡其性顧其布衣養士而標於四科者有十哲焉著名高弟者有七十二賢焉通籍門下者有三千之徒焉逮項籍之誅漢高引兵圍魯諸儒絃誦之聲不絕其時去聖已二百年其俗猶尊信其道而不易其守使吾夫子居周公之位則化天下之野人爲東周何疑哉至於列國之時吳有季札楚有子文晉有叔向齊有晏嬰鄭有子產衛有蘧伯玉而已豈非後進之禮樂止及於好善之君子歟由是觀之後世鄉里之學廢如後漢明章唐貞觀開元之興學止於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炫耀一時而已非有教養成就於成孔子之實也洪惟聖上學本生知聖由天縱內焉聰明惟天時憲外焉制作與古若稽鼎新不世之規模鼓動斯民之視聽置國子監

於中都設祭酒博士司業之員以作新人材又命天下州縣許破
係省錢修葺文宣王廟舊有膳學田產緣兵火沒官者許給還之
其於本行禮教崇學重道之風洋洋乎四表矣然尙罕聞有賢守
令推上德意敦五教而化及野人者也按圖經宗城爲臨洺之大
邑桑麻萬戶雞犬之聲相傳舊有文宣王廟歲久不葺屋宇傾圯
上漏旁穿又僻在一隅不當文明之地自撫定之后未有一士發
策決科而發第者正隆元年文林郎歸化高元來爲縣簿歎學校
之不修非所以仰副聖君崇儒重道化民成俗之意與同事趙君
道勸誘進士魏選等諸漕司請邑東南隅故郵驛肇造新學去卑
陋黯闇之區就高爽文明之地爲正殿大門東西序講堂等舍屋
二十餘閒塑繪先聖先賢十哲六十四賢二十四大儒莫不中禮
如太學春秋釋奠朔旦釋菜籩豆簠簋壘洗爵斚薦獻之器又皆
中式如太常初議爲學用不足則邑中業儒者魏選等廿餘人共
成之故役而不怨費而不勤君子可以觀政焉使圓冠方履而至

者漸之以仁摩之以義席之以道德性命終之以禮樂政刑藏焉
修焉息焉游焉解衣逍遙淹貫經史涵泳聖澤作爲文章變其舊
俗將見歲貢士與畿赤等魁天下與臨洺偕矣一日託太常少卿
盧永之朝請見屬爲學記余嘉高君之不務苟簡於一時而有贊
助邦家化民成俗之志使邑人昔之瘠於義者今則腴於道昔之
遺其實者今焉咀其華是可書也於是勉爲書之碑

威縣志

京兆府重修府學碑

正隆二年

李杲

三代之治莫隆於周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後世追
仰風猷常歎其不及者何耶非世態淳於前而澆於後也非人物
興於古而衰於今也蓋以庠序學校之設成於當時者備涵濡長
養之方盡於其道也久故教化有所格器質有所就而賢人眾多
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豈以澆淳興衰有前後古今之異哉晚
周東駕王室衰微吾夫子患聖人之道熄刪詩書定禮樂讚易道
述春秋皇皇然轍環天下厯聘諸國以微言大義垂世立教授三

千之徒於洙泗之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蘄帝王之道坦明於時
俾民受其賜於萬世之後嗚呼其念天下後世之重如此至於歎
鳳鳥之不至泣麟出之非時豈獨爲一身而已哉暨乎夢奠兩楹
異端並起繼以秦焚漢濫得燬燼之餘者不絕如綫當是時也微
吾夫子之道其誰與歸斯所以明君哲后有意帝王之治者莫不
詔郡縣立學春秋享先聖先師於廟焉京兆舊學在府城之坤維
地非亢爽前宋崇甯二年命郡縣建學以賓興賢能府帥樞密直
學士虞公策承命詣學謂諸生曰魯修泮宮有思樂泮水薄采其
芹之頌是知泮水以育人材也今府城之東南隅水易就下地且
文明欲改卜其處可乎諸生怡然曰諾乃範湖州規製經營建立
廟學之成總五百楹宏模廓度冠偉一時水潤木陰清泠葱鬱儒
衣冠而入者日不啻千人弦誦之聲洞徹霄漢厥後學古入官貢
名於桂籍登書於天府者未蘄一二數也自罹兵革殘毀幾盡貞
元乙亥歲河閒韓公希甫亞尹京兆視事之三日謁奠於文宣王

酌獻禮畢見諸生於學喟然歎曰我國家經文緯武進用賢能每
三歲設科以經史取士鄉升之府府升之朝而皇帝臨軒賦業見
賢焉然後用之誠夸越曩古之制也謹按尙書省批送禮部節文
應有宣聖廟去處卽便修整今此廟貌傾圯黻宇頽弊何以仰副
明天子作成之意遂卽議於府尹完顏公胡女遵奉朝廷之命鳩
工計役拾墮瓦於廢基掄堅材於壞屋新寢祠而重儼像剏修廊
而繪列賢師儒講誦之有堂生員居處之有廬以至齋祭之室庖
湑之所各有其序補苴罅漏剔穢治蕪期年而成韓公又出已俸
重修祭器俎豆之屬大率皆備乃延諸生入學肄業仍與漕使李
公同知張公副運周公暨諸幕屬共議申敕朝廷養士著令具饌
焉繼而府推張公仲堪下車提領教綱力贊其務而又府判畢公
棣入幕之初首督斯舉能事於是畢矣學正來昌國帥其徒請記
於櫟櫟以鄙陋少文屢辭屢屬牢不可讓且告之曰在昔宗周作
都豐鎬人材萃出一本於學故詩人謂文王曰於樂辟雍謂武王

曰鎬京辟雍以至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
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甯且京兆處宗周之域被文武
之化薰陶漸漬數千百載之後風聲氣俗宜乎不改今諸公克承
朝廷美意主張吾道重建廟學豈非翼翼然思皇多士復生我國
家如文王時耶勒銘金石不足以歸美於上諸生當勉學夫子之
道處則孝於其親友於兄弟出則忠於其君施於有政抱道懷德
陞名仕版爲當世之顯儒遠不忝宗周習俗之美仰不負吾皇樂
育之誠俯不愧諸公主張之德使諸公異時聞諸生行業於廟堂
之上奚復有慊於心歟大金正隆二年十一月十有五日本京兆前
進士李梈謹記

金石萃編

磁州武安縣鼓山常樂寺重修三世佛殿碑

正隆三年

胡礪

予舊聞吾鄉鼓山常樂寺多聖賢之遺跡爲登臨之奇觀方少年
遊鄉校無意於山林之樂故終不果一遊厥後遠去鄉閭二十年

閒以舊所聞想像其處未嘗不形於夢寐也皇統三年冬會予爲河北西路漕司屬官以葬事得省松楸始決意一往未至十餘里雪大作寺依山麓林閒精舍已在望中而雪勢愈急天意若將助我清興抵暮方至寺主僧宣秘大師師彥迎予館於東軒靜對龕燈萬籟俱寂獨與師彥擁爐夜語時聽雪打窗想來日之勝遊通夕不寐遲明開戶深已盈尺陰雲蔽空山色晦昧無所觀覽逮至辰已閒雪意殊未已因別師彥以歸所謂聖賢之遺跡登臨之奇觀竟無見焉師彥於本寺方事興修鳩集材用明年春再見於鎮陽因爲予備言鼓山之靈異與常樂寺廢興之本末山勢崛起壁立千仞不與他山相連其西則太行諸峯對峙其南則淦水出焉上有二石如鼓形世傳鼓鳴則有兵起質諸傳記北齊之末此鼓常鳴而齊爲周所并隋文帝末年鼓又自鳴而唐代隋以興故一名神鉦然則此山之鳴爲兵兆其來久矣又聞中有竹林寺五百羅漢所居隱而不見按齊志云文宣天保末常使人往此寺取經

函使者辭以不知文宣曰卿取我駱駝乘之則自至矣使者入山
果見一寺寺門有數僧相謂曰高洋駱駝來也問使者曰爾天子
使汝來何求曰帝命於寺東廊從北第一房取經函及尺八黃帕
等僧其取與之後不復見至今山中居人時有聞其鐘聲及聞梵
音者然皆莫知其處是知此山爲聖賢之居與夫清涼峨嵋天台
廬阜無以異也文宣常自鄴都詣晉陽往來山下故起離宮以備
巡幸於此山腹見數百聖僧行道遂開三石室刻諸尊像因建此
寺初名石窟後至天統閒改智力宋嘉祐中復更爲常樂口自兵
興由茲山險固爲盜賊淵藪以致焚毀十不存一二我國家應天
順人式遏亂略無有遠邇率俾治安百姓樂生咸思遷善且像教
之設本欲化民況古聖賢棲隱之地興廢有時若不作而新之則
日壞月隳舊所存者亦將盡矣使數百年古道場終爲瓦礫之墟
一鄉之民懷敬信心者無所歸向興廢補弊久無其人師彥不才
欲辦斯事予應之曰茲誠最上因緣若非德行堅固懷不退轉志

爲鄉人所信重者不能成此師其勉之後予以左諫議大夫奉使江南迴道過鄉邑復見師彥於淦陽驛又爲予言舊寺基因山高下大殿前楹去山門無二十六步往年僧眾以歲時作大佛事雖常病於狹隘而亦竟無如之何今因其廢壞退舊基一十四步築而廣之庭宇廓然咸仗眾志自皇統八年九月乙亥訖天德二年六月甲寅殿成高廣宏曠冠於一方又於其中塑三世佛像中間釋迦當見在賢聖劫彌勒居左當未來星宿劫迦葉居右當過去莊嚴劫貞元二年正月癸亥始立塑像時師彥未能畢其說以予困於傳遽之勞夜漏已深與眾賓皆退揣其意若欲得予爲之記而未暇言也翌日以使事還朝正隆二年秋專遣人致書云所造尊像去年九月丁卯亦以功畢因具道所以求爲記之意噫三世佛見於浮屠氏之說者多矣故學佛之徒以像示人然佛者見之稱非色非聲無形可擬非名非數無相可觀非去非來不膠其用非久非近不拘其時而三世三劫各有一佛名號過去未來又各

有百千萬億那由陁佛焉知其未來者俱非過去而過去者俱非
見在者耶是理也予皆不能知之第以師彥之志勇猛精進卒能
成此勝緣使聖賢之居妙盡莊嚴一鄉之民有所歸向其功德不
可勝道因併書其嘗語予者誌歲月云爾正隆三年二月八日記
石刻拓本

東鎮廟修瓦殿碑

正隆四年

劉名缺

按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今益都府也其山鎮曰沂山卽此山
也六宗祀以王作一口王執鎮圭一口口口口口之者爲口海
口安之所口安四方國有大口口口口口及四望口口成請口口
口口中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東安公亡宋加封東安公爲
東安王載在祀典其來久矣口口口口神血食此方口口口口
口口雨露口施冥護惠澤施民者功莫大焉口祀宇雄壯口飾
嚴麗足以口其神之靈口口口口建口閒兵火連縣寇盜口起
而祀宇口口致於口絕口神靈在焉阜昌閒巨寇類臻口聚此山